

◆青梅专栏·八十年代

赵康达

赵康达是花家大队的大队书记，他的家，四间大砖房，镶着亮堂堂的大玻璃，院墙都是用砖砌的，很高，上面还拦上了铁丝网。十几岁的孩子，蹑脚儿，也看不到院里什么样子。

赵康达家的大门，是铁的，花家大队的人，都见过他的小女儿蹬着大门，骄傲地梗着脖子荡啊荡的。

花家大队离浩德五里地，每次听大队喇叭广播那几部电影，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跑着去，每次都会偷偷地瞄两眼老家。

赵康达家有两个姑娘，两个小子，那时候两个小子一个姑娘已经工作，小姑娘在县里上小学。

他们家有车，有钱人身上就有一股霸气。他家的姑娘那时就穿裙子，衣服袖子都带着帘子，穿漂亮的白凉鞋，小姑娘用的文具盒是海绵的。

除了这些，小姑娘小小学龄就有一辆专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每次放假，她都在花家大队的大街上来回骑，因为够不着车座子，就在大梁上飞啊飞，像一只花蝴蝶。

赵康达家的大女儿很有气质，骨子里透着一种高傲，在中学里教音乐。衣服穿得玲珑有致，不像乡下的一些姑娘，把胸勒得扁平，好像和乳房结了仇似的。

赵康达的大儿媳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就在他准备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家出事了，赵康达有了外遇，一前一后屯子的人就知道了。

赵康达和孙有才老婆好上了，屯人皆猜测二二，但谁也没实据。

事发前几天，孙有才叔叔家孩子要结婚，赶上放暑假，孙有才的老婆对当老师的孙有才说，叔叔家孩子结婚是事儿，你学校放假，在叔叔家多待几天，帮着张罗张罗。

正日子头一天，孙有才的叔，把孙有才叫到一边，说儿媳改口的钱现在没着落呢，儿媳的两个侄子送亲压车，钱也不能少给，让孙有才想想办法。这么些年，叔头回朝侄儿张嘴，孙有才不好拒绝，就骑着自行车回家取钱。

到了家，天都擦黑了，孙有才的两个孩子还在院子里玩，院里还停着一辆大摩托，孙有才一边支自行车，一边问：“你妈呢？”

孩子指指门：“妈说让我们在外边玩，一会再叫我们进屋，屋里有一位老爷爷。”

二十分钟后，孙有才家的院子里，墙头上，邻居的房顶上，草垛上，全是人，透过窗户玻璃，只见孙有才低着头抽着烟。赵康达已经骑着摩托回花家大队了。

屋里孙有才的老婆在嚎，理直气壮的。两个孩子也在哭。

看着看着，孙有才起身将窗帘拉上了，看热闹的人，也就悻悻地回家了。

再后来，孙家就搬走了。

这事以后，赵康达家就没得好。先是他老婆看他们四孙女满桌的时候，孩子掉进门口的粪坑里淹死了。三岁的白白胖胖的满桌啊，还没等学会老赵家人的霸气，纯纯净净的，就死了。赤脚医生将孩子倒挂树上，连拍带控水，也没救过来。

赵康达老婆自责加内疚，不到半个月竟也去了。赵康达平时挺直的腰杆子，像被人抽了筋似的，一下子就焉了。

赵康达的大女儿是个极好脸的人，平日在单位像女神一样圣洁，不想自己的父亲被人捉奸在床，还搞得妇孺皆知，再加两位亲人的相继离去，还没出嫁的姑娘，不久竟患上乳腺癌，三个月后，竟追随母亲儿而去。

一年之内，赵家没了三个人，花家大队是待不下去了。一个黑夜，赵康达家搬走了，不知去向。

后来问及赵康达的大儿子可曾得子，当年的老五是否生下来。村人答曰：他爹不当大队书记了，能让他把老五生下来么，七个月了，成形了，小鸡儿看得真亮儿地，生生地打下来了，孩子妈当场就疯了。

三穷三富过到老，花家大队赵家大院如今还在，也没有易主，大门仍旧紧闭，不过，房子已经是花家大队最破败的了。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掌尚大庆》编辑。

◆信笔扬尘

求学记

朱耀照

1983年的春节，注定是最难熬的日子。事情要从上一年说起。

那年高中毕业，因考不上大学，我选择了在原高中复读。可谁知到了年末，上面下了一个文件，要求普通高中马上取缔复读班。作为过渡，学校可选择特别优秀的学生十几人插入毕业班学习。期末，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不是尖子生便没有资格留下来。

寒假一放，我便天天在家等待复学通知。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失望的阴云越来越浓重起来。春节到了，忧虑重了一分。元宵到了，内心几被忧虑占满。其他学校开学了，可我还是没有信息。

那几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没有睡好觉。母亲安慰说：“没有书读就算了，确实走投无路可以跟你父亲做木匠，有门手艺，总饿不死的。”

斧头、木刨、木凿，我实在不想跟它们打交道。望着被木工器具折磨成微驼身子的父亲，我伤心得要哭。

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说：“你可以到其他地方看看，有地方读书，就给你读。趁我现在还能干活，养你一个还是可以的。”

不久，我收到同学林的信。他也失学了，让我去他家玩，一起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车去他家，那里跟我

所居的深山小村风光迥异。

他的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村外四周都是平整的田地，只剩下一抹影子的青山在十里路外。一条公路横在村北，向西五里便是繁华的县城。村中心是长方形的大天井，南北两面是门朝天并的两排整齐房子。白天，鸡犬相闻，人们说笑声起伏不断。

见到他时，已是午后，他丝毫没有我想象中那种沮丧的样子。

“不准备复习了，过几天就要在乡镇企业上班。”一问，原来他已找到工作。

“声呢？”我想起复习班的另一个同学。

“声也不想读书了，这几天都在干农活。”林说。他家离声的村子仅三里路，消息自然可靠。

我一脸失落，好朋友们都另谋出路了，看来，我也只有做木匠了。

父亲的严厉是远近尽知的，他对徒弟常常责骂，对我也不例外，他平时很少在家，但只要一到家，家里就像牢笼一般。他一天要骂我许多次，严重时还会打。想到要在父亲身边待上三年，我脸色发青，眉头紧锁。

林知道我的顾虑后，不断安慰我，他让我先在他家过一个晚上，说是第二天送我进城。

傍晚，昏暗的灯光下，林的母亲和姐姐在厨房准备饭菜，香味随着腾腾热气不断飘过



水景图
翁桂涛 摄

◆小说世情

取名

雅鱼

吴立春要注册一家五金类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新公司，首先要取一个寓意好又响亮的公司名称。吴立春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费脑子，他太忙了，就想到了妻子徐莉。他手下的三家公司名称在注册的时候，都是让徐莉给取的名。徐莉是一个漂亮又小资的文艺女中年，无论她给公司还是给女儿取名，都时尚好听，且寓意深刻，让人耳目一新。到目前为止，他的事业和家庭都经营得顺风顺水，蒸蒸日上，虽然徐莉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闲时再舞弄一下文墨，但从不过问他的事业，但他一直认为妻子是他事业上的风水和运气，所有功劳都有妻子的一半，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所以，他一直深爱着妻子，也一直无条件地信任着她。

但是徐莉能完全相信他吗？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就算男人自己不想变坏，扛不住外面的女人环呀！更何况吴立春事业有成，长得又帅，宝马坐骑，西装革履，到哪都不要太有成功男人的范了，哪个女人不觊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夫妻感情再比金坚，也经不起漫长岁月的洗礼；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别到时后悔都来不及……这是闺蜜时耳提面命她的话。

徐莉自有一套驭夫术。可闺蜜的话像袅袅的春风，她的耳根子像细细的柳枝，时间长了，春风吹得多了，柳枝不知不觉就软了。

收到吴立春微信，徐莉放下手中的书，仔细思索起来。五金贸易有限公司？全国应该很多吧，太大众化的名称一定用不了，必须要很特别的。她在网上搜了一些类似的名称参考了一下，又翻了翻唐诗宋词，再结合他们一家三口的姓名，编了有十几个两字和三字组合的名称，发给了吴立春。当天晚上，吴立

春回来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吴立春才发信息告诉她，没有一个能用的。她只好重新取名。这一次，她又取了十几个生僻的名称，都是三字组合的，连古代的词牌名都用上了，“满江红”“满庭芳”“水龙吟”“齐天乐”等，心想这次一定可以了吧。谁知到了傍晚，她正在厨房里做饭，女儿在客厅里写作业，吴立春打来电话说，这些名称电脑一个都过不了，还要重新取名。

徐莉感到十分不解，这么生僻的名称，难道都被别人注册过了吗？难免有所埋怨道：“啊？这么麻烦吗？我真是绞尽脑汁了。”但她还是一边烧菜，一边在手机上编辑新名称。她想到了一些古代神兽和神器的名字，朱雀、青龙、麒麟、凤凰、元凤、鲲鹏、青鸾；东皇、轩辕、昊天、伏羲、崆峒、玲珑、追日……这些闪着寒光与火焰的名字，用于五金公司名称再相称不过了。可当她正要把这些编好的名称发给吴立春时，吴立春却发来信息说，名称已经想好了，是别人帮想的，叫她别再费劲了。

“什么名称？”她失落地问。

“雅洁。”他回道。

什么？徐莉张大嘴巴，差点掉下巴，这么甜腻的名称，能用于五金公司吗？倒很符合日化用品类，也像卫生纸、卫生巾的名字，更像情人的名字……一想到“情人”二字，徐莉的心里像堵了团棉花，快闷死了。这怎么行？她必须要把她的想法告诉他，给公司取名很重要，可能关乎公司将来的运势，不是随便取的。同时她也将新编好的名称发给他，不然这两天她全白忙活了。

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又打来电话告诉她，代理人已经为这事忙了整整一天，直到现在，也就是刚刚才把公司名称注册好，不可能再改过来了。她取的几十个名，电脑都通不

来。虽然中午基本没吃，但到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想到明天将带着失望回家，还要让邻居们笑话，我伤心极了。

在村里，我是唯一一个高中生。当初，人们对我抱有很大希望，说我是未来的大学生。但当前一次高考失利后，人们的脸色就不同了，有人甚至嘲笑：“他能考入大学，我把头当作脚，倒着走。”我气不过，想在高复班认真学习，咸鱼翻身。谁能料到，高复班都不能读了，邻居们如是知道了，岂不是笑掉大牙？

“那么多的学校，仅放不下我的一张书桌？”我不觉长吁短叹起来。

外面全黑了。正要吃饭，门口走进来一个背着书包的年轻人，仔细一看，我惊讶地喊了起来，原来是兴，也是我原先高复班的同学。

他跟林也是好朋友，说是来拜年的。

我问他：“现在在做什么？”

“读书！”他兴冲冲地说。

“考试通过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平时成绩没有我好，难道超常发挥？

“没考上，重新找的，现在在城里。”他爽直地说。

他接着解释起来，他读的高复班在城郊小学一个大会堂里，前面为教室，后面为寝室，原先人数不多，后来许多被整顿下来的人都陆续找来了，现在已达80人。

“还收人吗？”我急切地问。

“教室后面还能放得下桌子，应该还会收。”兴笑着说。

我的眉头舒展了许多。

第二天，我找到那个学校。一番波折后，便背着书包，走进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室。

水吼诗筒

孙大顺

天龙关

回忆轻松。因为暂时逗留
需要省略或捡起部分过去的光影
青山碧水总会给人安慰
电脑键盘上的几个拼音字母
像跳起的水漂，直接越过了
古关隘的战场自叙
但历史的烟云，陷在云雾之间
隐隐传来嘶喊声，在山谷回荡

水里的巨石，仍未解甲归去
认命或挣扎
在希望的后门埋下伏笔
它们变成时间替身
与鸟鸣同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与飞鸟而下的瀑布
一起弹响山水之弦

青竹不动，风就不会远行
花草躬身施礼，学会与君一别
露水也食尽人间悲欢
星辰升起，槐荫树在七仙女的
传说里见了一把水袖
秋天打马而水
在天龙关赴山水之宴的人们
都会不约而同相视一笑

洗腹溪

流水欢快。绿油油的水草
接力追赶远去的水花
像追赶一个悲壮传说
把故事请回源头
让美好的愿望清澈见底

一条小溪，容不下一片云彩
但洗亮了一个传奇
一条小溪，让光阴暂停
是非转眼水落石出
一个善念，就可以扭转乾坤

在这首诗里，我放弃使用那个词语
就像我不愿把那两个字
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动作
有时，省略重建了人间色彩
如同三尺蓝天，也有一念天堂

一条小溪，不谙世事
流经此地。星光拜谒，擦光亮令
略懂音律的水啊
跟着一条小溪喊疼
让人脱胎换骨。让人痛改前非

天柱山

从远处眺望，浅山、河流、山村
在低丘之上踞脚张望的秋风
围绕天柱峰而存在
自然的旧伤，为美妙的山水
定了格调。无穷的想象
像一枚彩色橡皮，擦去侧面的暗影
让山体格外棱角分明

眼前的高山，在一幅画里关掉声音
仿佛丢掉了它坚实的纹理
葱茏的树木，纷纷逃离生长的语境
看不见流水，低处的事物
无法用距离，临摹它的幽暗之美
漫长的等待，就在抬头瞬间坍塌

一座山，只留下倒影供你
想象或复原。我用寂静为它添加鸟鸣
用隐秘的小径，帮它运送庞大的孤独
用记忆的光影恢复它的
飞瀑、流泉、龙潭、奇峰、巨石、古松
我准备好了作为一棵青草
在一块失而复得的荒坡摇曳

菱湖公园记游

(外一首)

孙琦

安庆菱湖公园建于1920年，为皖省首座公园。二十年前，余曾多次前往游览，现虽皓背之龄，仍心向往之。

入园闻鸟鸣戏歌，
尽赏湖光美鱼游。
夺目尤为花木景，
千红万紫共晴柔。

冬日感言

万物蛰伏三九冬，
忆回陋巷居艰辛。
推窗常有雪风入，
入户曾经积雪封。
唯恐炉中断薪火，
继忧榻上缺絮衾。
天翻地覆人轮换，
纵是严寒犹似春。

